

再谈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

(1939年3—4月)

列·托洛茨基

新名号，旧路线^[1]

法国喜剧名家阿·阿莱讲过一个笑话。某小生意人冒雨上街。他想：带棚顶的街道一定很棒，不怕雨淋……可空气要坏掉了……噢，可以给每人装个移动棚……如何制作呢？它必须适合步行者的需求，最好有根主轴握在手中……最后，发明家连连跺脚：这是雨伞嘛！今日「左翼」的衮衮诸公，不乏类似的天才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，数年内曾使改良主义抬不起头。但逆流来了，莫斯科当权派及各国帮闲又发现了阶级合作的新大陆^[2]：「人民阵线」（与有产统治者结盟）、保卫民主祖国是无产者的天职（社会-爱国主义），诸如此类。他们吆喝起来，可真卖力啊^[3]！

让我们看看《El Popular》报的有关文章。众所周知，这家报纸的亲苏劲头已顶破天门^[4]，颇以「纯正红」自居。该报的小笔杆儿吉耶尔莫·雷昂近来忙于捍卫西班牙「人民阵线」^[5]：这场内战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性质，它的任务是粉碎法西斯叛乱；平叛期间，万万不可冒险（比如教唆工农夺厂占地）；无谓冒险只对法西斯有利。现实事变的刺激，对雷先生这号人不起作用，他们是「钦定」教条的精神俘虏^[6]。

雷先生有所不知：一九一七年，孟什维克和「社会革命党」（临时政府首脑的所在党）也曾兴致勃勃「发明雨伞」^[7]。他们说，俄国「民主革命」不具备社会主义性质；他们说，当德军威胁着年轻的共和国，应抵御外寇而非乘乱搞什么「剥夺剥夺者」；他们说，任何类似的冒险等于暗助德皇。与二十年后的亲苏派相仿，他们中间不乏败类；与二十年后的亲苏派相仿，他们断言说，列宁分子收了洋鬼子的银元。

革命的阶级特征

谁来决定一场革命的目标（「反法西斯」或无产起义）？谁来决定一场革命的性质（「民主」革命或社会革命）？民族的阶级结构（而非想当然的政治标签）决定一切。「人民阵线」的辩护士无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发展：在资本主义各国，这一新发展冲刷了传统中小资产阶级，把他们挤进角落；长足进步后，有产社会已渐退化颓唐。与现代社会的总趋势相仿，西班牙的两大主要阶级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。长而而言，政权无法归于小资群体；国家要么属于资本精英，要么属于工人大众。让「剥夺剥夺者」吓得要死的资产者，几乎统统投奔了弗朗哥大营。谁能横刀立马，击垮法西斯的黑色军团？惟有无产者的钢铁团队，惟有工人阶级能把最广泛的劳苦百姓——首先是农

民——团结在周围，而工人政权必然是社会主义政权。

雷先生之流的辩护士还有话说：当前大敌是叛军！必须全力进剿叛军！没错，必须灭了法西斯豺狼。但一事不明：地主资本家均已举起叛旗，为何平叛时期土地照归地主、而工厂归资本家？

或许工农觉悟尚未「成熟」得足以剥夺土地工厂？他们的自主剥夺运动，已证明了自己的觉悟！亲苏派西共的号令下，自称共和卫士的反动鹰犬毁灭了强大的群众运动，假惺惺扔下一句「都是为了反法西斯」，心中窃笑：「都是为了老爷的宅院田产工厂矿山」。

另举一例：中国抗战。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，一场打击国际压迫者的正义自卫战争。然而以「抗战神圣」为借口，莫斯科协助蒋当局镇压各种阶级反抗，尤其是土地斗争。「不要操之过急！」——剥削者与莫斯科的代理同声教导工农说：「头等大事是抗击日本军阀，不是土改！」。显而易见，一旦农民得到土地，他会拼死抵抗日寇。再次提醒某些政治失忆症患者：三年战争中，十月革命战胜了不计其数的敌人（包括列强远征军），并无半点外来军援。这一胜利的第一保证，在于农民得到土地而工人得到工厂。社会主义转折与内战的结合，使俄国革命获得所向披靡的魔力。

自称「脚踏实地」的左翼市侩们，一向用有产自由派的定义去判断每场革命的特征；他们对事变在阶级实践中的表现不屑一顾；他们更不在乎事变期间的工农感觉（虽说「感觉」还不等于清晰的政治理解）。共产主义革命者不以内阁高官的眼睛观察革命^[8]，我们选择车床工人、矿工与贫农的视角^[9]；劳苦大众为工厂、土地和美好未来而斗争，让「人民阵线」的议会清谈见鬼去^[10]！

空洞抽象的「反法西斯主义」

「反法西斯主义」、「反法西斯主义者」的概念本身，等于虚空和谎言。对任何社会现象，马克思主义均从阶级角度予以分析。为了不让佛朗哥断送自己的议会前程和其它好处，共和诸公厕身「反法西斯」队列^[11]。一旦面对工人革命与法西斯暴政的抉择，自由派总统永远归顺卐字旗下的刺刀枪阵；西班牙革命的七年，执政者的全部国策证明了这一点^[12]。

另一方面，「打倒法西斯！保卫民主！」的口号没法吸引大众——战时的共和阵营也无民主可言。叛军与共和政权具备诸多共同点：军事独裁、新闻检查、强制动员、饥荒、遍地血泊与可恐的死亡。抽象的「不民主，毋宁死！」能让自由派报人热血沸腾，但无法动员饱受苦难的工农：除了奴役赤贫，他们一无所有。只有立即得到更好的生存条件，劳动大众才会全力反击叛军；从社会意义而言，无产者与贫农的反法西斯斗争不是防卫战，而只能是进攻战。这里深埋着「人民阵线」辩护士的全部错误之根：他们跟着自由主义「权威」教导说：马克思主义拒绝乌托邦，「反法西斯」与社会革命兼容的想法就是乌托邦。实际上，「不推翻资本主义产业也能平乱」的幻觉，正是乌托邦主义

的恶性变种，且浸透反动霉味。

胜利曾经在望

这些阶级斗争的大外行令我震惊。看来，他们对世界性的马列文化一无所知。对民主革命的概念及其内部阶级构造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留下精确分析。共产国际前四届大会的基本文件、第四国际的理论研究举一反三地发挥了先贤的分析，把基本结论——像伺候婴儿一般！——细细嚼碎：帝国主义条件下，不以工人夺权的方法从事反法西斯事业，后者便全无意义。

「人民阵线」辩护士们设想的社会革命，大致如下：历史将有条理地提供各必要条件、分好主次角色，并在凯旋门上标明「社会革命入口处」；铁打的胜利向中央首长亲切招手：请落座，请接受部长、特使及其它负责岗位，请……。错了！实情完全两样。革命复杂、艰难并处处风险。机会主义者、反动呆鸟与胆怯小资永远不了解——也不会了解——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」的真面目。想了解吗？使自己成为布尔什维克，并懂得蔑视小资「知识界」的公众舆论——那舆论无外是资本恐惧的回声。

一九三七年五月事件后，无政府工团运动（全国工联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）的领袖们说了大实话：「只要我们想夺权，随时可以干。力量在我们一边，可我们反对任何专政」。统治者的无政府跑腿有何盘算，并不打紧。但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：他们承认起义工人强大得足以夺权。假如无政府派拥有一个革命的——而非叛卖的——领导层，它该怎么做？它应清洗国家机器、赶走有产共和派、创建工人代表会，实施土改并让工人管理工厂。西班牙革命将不可阻挡地演变为社会革命。

然而，西班牙没有成熟的工人先锋党，却挤满了裹着「无政府主义」和「社会主义」旗帜的反动派；正是他们，打着「人民阵线」的名头扼杀了社会革命，并给佛朗哥扫清道路。德意派兵干涉而「民主」英法背后插刀，所以失败不可避免？这借口实在好笑。敌人永远是敌人。只要有会，敌营就试图做手脚；帝国主义「民主」必定背后插刀，莫非无产阶级的胜利永不可能？！假定上述狡辩有理，请问当年德意法西斯为何战胜了本国无产者？当年没有外来干涉，存在过强大的有组织工人和庞大社会党；在德国，还要加上有力的共产党。为何他们没能摧垮德意法西斯？因为两国的左翼领导层只会一味地「反法西斯」，而回避唯一能战胜法西斯的利器——社会革命。

后记：

西班牙革命是一座伟大严酷的学校。学习那些与鲜血等价的教训，不允许分毫的轻浮态度。打倒欺诈、自大、空谈和思想寄生！需要学习。需要严肃、诚挚地学习。时刻准备着！

-
- [1]原文直译：雨伞的发明家们
 - [2]原文直译：斯大林分子和下家的斯大林分子们开始发明改良主义雨伞
 - [3]原文直译：他们干这些的时候充满外行的新鲜感
 - [4]原文直译：已享有关于自身的深刻认识、正派思维和政治路线的革命特征的世界声誉
 - [5]原文直译：正在报上带着发明雨伞的新鲜感地捍卫西班牙「人民阵线」
 - [6]原文直译：他们生活在廉价仿格的精神王国里
 - [7]原文直译：发明了这把雨伞
 - [8]原文直译：我们不是用阿萨尼亚的自由派市侩的眼睛观察革命
 - [9]原文直译：而是用巴塞罗那和阿斯图里亚的工人、谢维里亚的农民的眼睛观察西班牙革命，
 - [10]原文直译：而绝非为了「人民阵线」的旧议会民主雨伞。
 - [11]原文直译：「反法西斯主义者」阿萨尼亚只是由于法西斯妨碍了自由派的议会和其他前程
 - [12]原文直译：阿萨尼亚的全部政策证明了这一点。